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十七回 狄公子乘醉尋奸 包大人夜巡衡事

當下王府侍官稟道：“狄爺，夜已深了，請明早去吧。”狄青喝道：“吾必要去的，你敢阻擋麼！”內侍不敢違逆，只得點起燈籠。這狄青穿的是潞花王服式，腰下又懸了一口寶劍，兩名侍官持了一對南清宮大燈籠，一重重的由府門而出。一連出了九重，方到王府頭門，跑出官街大道。正好一天月色，萬裏無雲，街衢中家家戶戶肅靜無聲，只聞雞聲叫不休，犬吠留連不絕。兩侍官不覺向南往韓府而來，狄青指著南方道：“此道往那裏去？”侍官道：“此地是往韓吏部府中去的。”狄青道：“如今不往韓大人府中去。”侍官道：“狄王親，不往吏部府，要往那裏去？”侍官道：“吾與孫兵部有深仇，如今要往他府中，仗著三尺龍泉寶劍，今夜必取這奸臣腦袋！”侍官聽罷，嚇了一驚道：“狄王親，這是行凶之事，萬萬不可！”狄青喝道：“誰言殺他不得，只須我一劍，便把他揮成兩段了。”侍官不敢多言，只得引著往孫兵部府而去。過了天漢橋，不覺已至孫府衙門，照壁高昂，府門前有大燈籠照耀，又有千總官把總官四圍巡查。一見了南清宮的燈籠到來，嚇得驚惶無措，躲避不及，心下慌忙，不暇細看，竟認作潞花王駕到。俯伏塵埃，聲稱：“王爺。”狄青聽了，呼呼冷笑道：“你們夜深在此，卻是何因？吾不是妄亂殺人的，只手中寶劍，要砍奸臣的頭顱。”眾員稟道：“啟千歲爺，小人等乃孫兵部衙中巡查的。”狄青道：“既如此，快快喚孫秀出來見我！”眾員稟道：“孫大人不在府中。”狄青道：“他不在府中，那裏去了？”眾員稟道：“孫大人往九門提督王大將軍衙中赴宴去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可是真麼？”眾員道：“小臣們怎敢哄騙！”狄青聽了，又吩咐向王提督行中去。侍官應諾，提燈引道，急步往九門提督衙中而去。

列位須知，由孫兵部府往提督行中去，必定要過天漢橋，故今狄青仍要回轉天漢橋。持了寶劍，隨著侍官，三人將上橋欄，狄青不覺酒湧上來，兩足酸麻，醉醺醺的東一步，西一擺，侍官二人，左右扶定，叫道：“狄爺仔細些才好！”狄青道：“我要殺孫秀奸賊！”侍官道：“狄爺沉醉了。明日殺他，也未為遲。”狄青喝道：“胡說！吾今夜不取孫秀腦袋，枉稱英雄！”口中說話，四肢已酥麻了，此刻一步也難移，侍官只得扶定在橋欄立著。狄青此時甚是糊塗，便大呼：“孫秀！你這狗奴才！躲過了麼？”侍官叫道：“狄爺，孫秀是怕懼了，果然躲過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奸賊呵，躲得好，弄我找尋得好！但今夜不除了你這害民奸賊，非為大丈夫！”當時狄青身體困軟，憑你英雄好漢，也用不出本事來了。算來非狄青酒量不高，易於沉醉，只為王府中的美酒，比不得等閒之家，這酒性好，比藥力還烈，是以狄青醉得沉沉不醒，手插劍尖於地上，側身合眼，已入睡鄉了。侍官二人，心焦意悶，只得一手持燈籠，一手扶住，伺候立定。

不多時，只見遠遠有燈籠火把來了。一匹白馬，一座大橋，原來正是孫秀、龐洪二人。只為提督大將軍王天化的母親慶祝壽辰，這王天化乃龐洪的得意門生，故此夜翁婿二人，在提督衙門中設宴慶壽，梨園演唱，還有許多文員武吏，在府堂暢敘。翁婿飲酒到三鼓終方回。兩乘轎馬正要過橋，早有家將跑轉回稟道：“肩太上師爺，橋邊上有潞花王爺坐在橋欄之上，像有些酒醉一般。”二人齊道：“有這等事，快些下轎馬便了。”一翁一婿，慌忙急急步上橋欄一看，俯伏跟前，呼聲千歲。只為狄青手插寶劍於地，頭已低下，是以龐洪、孫秀看不出臉面來，只見南清宮的燈籠，又是一般服式，自然是潞花王了。二人俯伏在地，呼道：“千歲，臣龐洪、孫秀見駕，願王爺千歲千歲！”兩個侍官，平素也怪著二人，是時並不作聲，聽他跪在此地。兩個奸臣的膝兒跪得已疼痛了，實在不耐煩，又朗言道：“臣等護送千歲爺回府吧。”狄青醉中聞言，頭略抬一抬，二人一見，頓覺駭然，抽身而起。龐洪即呼：“賢婿，賢婿，你看此人容貌，並非潞花王。”孫秀道：“果不是潞花王，吾認得此人是狄青。”登時吩咐家丁，把火一照，喝令眾軍上前捉拿，早有侍官二人，阻擋喝道：“此人捉拿不得的，太後娘娘聞知，你們之罪還了得麼？”龐洪喝道：“他乃有罪之人，還敢穿此服式，冒充王爺，這是萬死不赦的罪，為什麼捉拿不得？”侍官聽了，心中著急，大喝道：“此人乃是太後娘娘嫡親內侄，你們還敢動手麼？”龐洪大喝道：“休得胡說！”孫秀呼家丁，將三人一併拿下。兩名內監看來不好，跑走如飛，一直回歸王府內宮報知。

卻說狄青雖有英雄奇能，此時醉得麻軟如泥，糊塗塗塗，不知所以，故被他們緊緊縛定，還不知覺。於是數十個家丁，見他昏迷不醒，只得打抬回衙。狄青一柄寶劍，也被龐府家丁拿去。方才跑得兩箭之路，只見遠遠一對紅燈籠，一乘小轎，坐著一位官員。龐洪是妄自尊大之人，全無忌憚，在轎內命家丁喝問：“那個瞎眼兒，還不迴避麼！”原來此位官員來得湊巧，乃是正直無私的包龍圖，夜來巡察地方，在此不期相遇。他本非奉著聖上旨意巡查，皆因他勤於國政，不辭勞苦，自要查察，如有強惡頑民，乘夜搶奪，酗酒行凶等事，即要捉拿處治。當有張龍、趙虎稟道：“啟大人，這前面龐太師、孫兵部來了。不知為什麼拿了一位王爺服式的人，請大老爺定裁。”包爺聽罷，言道：“這兩個人又在此作祟了！”吩咐與他相見，可將此位王爺放了。張龍、趙虎領命，上前叫道：“包大人，請龐太師、孫大人且住。”一見赫赫有名的包龍圖，龐、孫兩府的眾家丁也自心驚，即拋了狄青遠遠的走開。一旁董超、薛霸已將狄青鬆綁綁定，孫秀、龐洪一見大怒，齊呼：“包大人那裏來？”包爺道：“下官巡夜，稽察到此，二位那裏來？”龐洪道：“去提督府赴宴回來。”包爺道：“老太師，為何將這位王爺拿著？”龐太師道：“是什麼王爺，乃是一名逃兵狄青，冒穿王爺服式，假冒王爺，如今將他拿下定罪。”包爺聽了狄青之名，暗思：前日將他開豁了罪名，後來又在教場題詩，幾乎死在孫秀鋼刀之下。前兩天聞家丁傳知，他力降狂馬，被龐府人邀去，不知今夜怎的穿了潞花王服式，又被他們拿下。原來狄青逃往韓府，又往南清宮降龍駒，姑侄相會事情，包公尚還未知，當下心內猜疑，便開言道：“本官來稽察巡夜，那狄青是個犯夜小民，待我帶回衙中查究便了。”孫兵部呼包大人道：“這是逃兵小卒，應該下官帶回去的。”包公道：“你說那裏話來，狄青兵糧已經大人革退了，還是什麼逃兵？只好算犯夜百姓，應下官帶去。”孫秀道：“這人卻與你不相乾，是我營下的革兵，休得多管！”包公道：“胡說！這是下官犯夜之民，乾你甚麼？”龐洪道：“包大人太覺多招多攬了！這狄青非你捉捕，何必要你帶去？”包公道：“老太師不必多言爭論，一同去見駕，是兵是民，悉聽聖上主裁。”龐洪聽了便道：“此話倒也說得不差。”三人都不回衙，徑往朝房來伺候聖上，按下慢提。

卻說王府的兩名內侍，跑回南清宮，進內報知。是時潞花王已安睡了，狄後娘娘尚未安睡，正與媳婦欣喜談論，一聞此話，心中驚怒，忙傳內監宣召潞花王。王爺聞言，心中帶怒道：“狄表兄為人真是狂莽，你現今是王家內戚，不應夜出持刀殺這奸臣，如今偏偏又遇著這兩個冤家，被他拿去，孤不去解救，誰人替他出力？”太後道：“吾兒，你今不必往尋龐洪、孫秀，且親自上朝，往見當今，將此段情由剖奏明白。若要將我侄兒為難，為娘是斷不肯乾休的。”潞花王道：“謹遵懿旨！”太後又道：“須對聖上說知，必要體諒我的面情，推恩封贈他一個王爵。”潞花王應諾。當時已是四更將近，潞花王梳洗已畢，穿上朝服，用過參湯，嵌寶金冠頭上戴，藍田玉帶半腰圍，上了一匹雪白小龍駒，三十六對內監跟隨，燈火輝煌引道。

慢表年輕千歲來朝。其時五鼓初交，狄青已經酒醒了，說道：“寶劍那裏去了？”董超道：“沒有什麼寶劍。”狄青道：“孫秀腦袋在那裏？”薛霸道：“休得如此，你方才已被孫兵部拿下，難道不知麼？”狄青道：“奇了！果有此事麼！”即把眼睛一抹，圓睜虎目，立起來罵道：“孫秀，你這好惡奴才！”口中罵，又要邁步動身。旁邊四名旗牌軍扯住道：“休走！不要癡呆，孫兵部乃聖上的命官，你敢殺他？倘殺了他，你還了得！”狄青道：“我若殺此奸臣，情願償他一命罷了。”四人道：“此地乃官員敘會之所，休得羅！”狄青道：“我緣何在於此地，你等是何人？”四人道：“我們是包大人手下旗牌軍，方才你已被拿，全虧我家大人查夜而來，始得放脫，免了此災。如今包大人、龐太師、孫兵部帶你前來面聖，且不要作聲。”狄青聽罷道：“不意有此等事，真乃妙妙！罷了，且靜悄悄在此伺候便了。”

當日上朝大小官員先後而來，敘集於朝房中候駕。時交五鼓，只聽得鐘鳴鼓響，文武百官朝參，敘爵分列兩行。聖上降旨：“那官有奏，即可啟奏，以待聖批。”早有龐太師出班奏道：“臣龐洪，昨夜與孫兵部拿得逃兵狄青一名，身穿著潞花王的服式，

張著南清宮的燈籠，假冒王爺的刁棍。如今拿下，該得妻聞，以候聖裁。”天子正要開言，有包爺出班奏道：“臣啟陛下，昨夜臣巡查街坊，稽察奸匪，時交四鼓，不想一名犯夜之民，被孫兵部捉獲。但思臣是文官，定例管理百姓，他是武職，定例管理軍兵。狄青兵糧已經革去，例應歸文官究辦。伏惟陛下降旨與臣，將此犯夜之民，並冒穿王爺服式的情由，詢察明白復旨，未知聖意如何？”當時聖上有旨：“狄青不論是兵是民，總以假冒王爺為重，即著包卿詢明復旨定奪。”包爺稱言領旨。翁婿二人，面光掃盡，只得歸班不語。

不多時潞花王駕到，直上金鑾殿，朝參已畢，即將狄青在王府降伏龍駒，母後問起，因有玉鴛鴦為憑，方知是姑侄等事，一一奏明。天子聞奏，心中也覺駭然，想來母後原是狄青姑母，是朕表兄弟了。又傳言呼道：“龐卿，你也大覺荒謬，不該混拿禦戚，倘母後得知，罪乾非小。”龐大師聽了，嚇得伏倒丹墀，抽身不得，孫兵部在旁亦是一般。只有包公大喜，暗道：不意這狄青竟是顯貴王親，卻弄得兩個奸臣著急，倒也爽快。當時又有胡坤在右班中，聽見聖上斥責龐大師，並知狄青是聖上內戚，暗暗怒氣衝天，自思不能相報孩兒之仇了。

當下狄青如何處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